



近思錄

上



門口 13  
1714  
1-2

平巖葉氏之周子名博實字茂林避厚陵藩邸名改博顧  
世為道州營道人營道縣出郭二十里有村落曰瀟溪周氏  
家為先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以流寓瀟溪之名

又曰明道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大師文潞公題其墓曰  
明道先生

又云伊川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子也家居河南伊水之  
又曰橫渠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汝州事

卒于官家僑居鳳翔縣橫渠鎮南大振谷日晚年居干  
橫渠

# 近思錄序

明治四年一月四日  
蘇新漸氏書

晦庵朱先生曰近思錄好看四子  
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信哉是言也孟子沒而聖學不傳  
者其無此階梯也夫學之道在致  
知力行之二而存養則貫其二者  
也漢唐之間非無知者也非無行  
者也但未嘗聞存養之道則其所



知之分域所行之氣象終非聖人之徒矣至于宋濂溪周子繼往聖而開來學其所謂無極而太極則啓大易之祕而發中庸之妙也誠能有得於斯則四子六經可不治而明矣然此豈若異端頓悟之所得哉先生教伯恭做數語載於後正爲此也竊謂一高卑合遠近者

聖人之道也升高自卑行遠自近者聖人之教也或馳於高遠或滯於卑近則皆非道非教也先生此編以近思之名而極高妙之言小學大學工夫悉備焉實學者入道之階梯不可不好看也當時鄧綱問之略而不切故先生且隨答之而已後來陳潛室答人問之也問

者雜而不切其答亦非達者語也  
雖何北山著發揮恐微言未析也  
葉仲圭爲集解楊伯岳爲衍註皆  
未能深有所發明汪器之議之是  
也戴亨之補註柳貫之廣輯皆葉  
解之亞流也周公恕亂成書爲分  
類張元禎陳文耀雷同而補成之  
共犯不韙之罪耳抑此編之後劉

子澄取程門諸子之說編爲續錄  
先生以謂諸子終不及程子接續  
其意思不得矣其後蔡覺軒以先  
生之書編爲續錄採張氏呂氏之  
書爲之別錄嘉嘗閱之不滿意心  
聊試論之夫先生經解之外說天  
人之道莫詳於元亨利貞太極之  
二說然選乎太極說而遺元亨利

貞說何耶仁愛之有味智藏之無  
迹先生丁寧開示之其全收仁說  
則愛之親切足以味之乎其截取  
四性之論雖有冬藏之言而不聞  
其說之詳則無迹之微意孰得而  
識之哉玉山講義發揮四子旁通  
情也此爲學者用力而講之宜依  
先生編入好學論之例矣敬齋箴

是存養之要也白鹿洞揭示則教  
學之法而大學以來之規也答吳  
晦叔知行書則大學之蘊而傳者  
之所未發也皆不載之其他可惜  
者猶多今不盡論之也別錄之編  
不取南軒主一箴不舉東萊大事  
記其亦遺恨也蓋有周程張子而  
微先生則此書之編不可成矣先

生以後更無先生則註解之眼續  
編之手果望於誰哉

寬文十年夏五月九日

山崎嘉敬義序

近思錄後序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  
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  
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闕博若無津  
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  
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  
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  
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所  
以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

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  
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  
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  
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  
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  
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  
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  
謹識

### 近思錄後序

近思錄旣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  
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  
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  
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  
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  
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  
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  
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

指若乃厭卑近而騫高遠躡等陵節流  
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  
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  
萊呂祖謙謹書

安永三甲午年五月再板

壽文堂

井上清兵衛

近思錄目錄

- 一卷 大道體
- 二卷 先生文為學
- 三卷 致知
- 四卷 存養
- 五卷 克己
- 六卷 家道
- 七卷 出處
- 八卷 治體



九卷	治法
十卷	政事
十一卷	教學
十二卷	警戒
十三卷	異端
十四卷	聖賢

近思錄目錄終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近思錄卷之一

道體凡五十一條

藤野濤 文遺愛之記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動靜此世不  
二動者是靜  
之動靜者是  
動之動故動  
但靜極即是  
大極也動極  
者乃不可也

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  
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  
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  
故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  
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  
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

易也斯其至矣

太極圖說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  
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  
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

謂神通書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太  
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  
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有指用動是也

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

乾健也健スミヤク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

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

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

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易傳下同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

爻尚存如頌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

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

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

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

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

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

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

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

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葉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

乏經說下同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

盡分處遺書下同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

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于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

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  
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  
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

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  
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  
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  
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  
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  
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

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其遠方有所濁  
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  
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  
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  
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  
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  
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  
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



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觀天地生物氣象

周茂叔看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揚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

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一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

入則非中也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

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旣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

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太  
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  
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  
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  
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  
非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  
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  
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  
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  
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  
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  
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  
端不言信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

之心人之生道也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宗下同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物之初生氣且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且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

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  
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  
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  
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橫渠  
易說

○心統性情者也

橫渠語  
錄下同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  
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知愚之別塞  
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

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近思錄卷之一終

近思錄卷之二

為學凡百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  
顏淵太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  
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  
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  
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  
下同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

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  
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  
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  
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  
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  
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  
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  
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精  
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  
養性一作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  
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  
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  
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



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自而化矣後人不

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

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

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

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

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  
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  
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  
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易傳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

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  
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  
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  
為疑乎

○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  
之義大矣哉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  
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徃徃則妄  
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  
徃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感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

乃自脩其德也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雖樂於

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經說下同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

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手帖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

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太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遺書 下同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小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方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方得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參也竟以魯得之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以時

經語錄作下冊鄭數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道空餘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誦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疑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

並明道語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

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貴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

誘之小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  
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  
非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  
識得真與妄爾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  
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  
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  
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  
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  
得力處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

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

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揔足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

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

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旣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  
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  
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  
中理在事義在心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  
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  
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  
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  
爲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  
然後能盡孝道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  
名則是僞也太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  
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  
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  
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

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  
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  
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  
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  
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爲學

外書  
下同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  
久曰累高必自下

○明道先生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  
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

看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

云無私心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

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

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

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

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

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

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正蒙下同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

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



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致

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二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矣

○上達及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疾以此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

瞬有存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子  
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  
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  
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  
特保之予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  
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  
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  
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  
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  
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  
順事沒吾寧也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  
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

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遠恐於道無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使逆得入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迷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愛無執一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弊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人之極義之賊也予比而同之過矣且彼後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及不亦異乎又作彪愚曰戲言出

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入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橫渠學堂雙牖○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

右書訂頑左書破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破愚曰東銘

乃進而不可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已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容。橫渠文集下同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

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遂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克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且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

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  
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  
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  
識前言徃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  
間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  
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  
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下一副  
當世習便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  
得定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  
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  
淺心可得

橫渠  
易說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  
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  
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

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橫渠論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

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

之不測則遂窮矣

橫渠孟子說下同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

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語錄下同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

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

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

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

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

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

手也

近思錄卷之二  
竊嘗病孔子孟既沒諸儒豈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

吾言無所不說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及躬者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近思錄卷之二終

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凡七十八條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小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



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  
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  
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  
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  
也

○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太繁有  
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  
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  
小出入時有之

明所照者如日所觀纖微  
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

料於物約見  
髮爾能無差乎

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

他日自當條暢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  
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  
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  
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  
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  
舌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  
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獨理

若於事上下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學原於思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

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

日格一件明白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

脫然自有貫通處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

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

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

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

亦不通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

自進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及求諸身否曰  
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  
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  
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  
皆有理須是察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  
自然然然  
有覺處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  
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渾  
濁久自明快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學者先要會疑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  
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  
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  
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小心  
諭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  
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

異端不必攻不逾暮年吾道勝矣若欲委  
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知爲  
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  
必矣文集  
下司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  
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  
悟爲聞因有是說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  
浮之可得也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籠至如顏子  
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籠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  
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  
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  
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  
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橫渠孟  
子說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

也

遺書  
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瀚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願欲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

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克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主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巳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二使若謂乾乾是不巳不巳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

通無得之一  
却

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人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

爾外書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



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

孟

遺書  
下同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

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淡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興起人善意注

洋浩大比前是  
此意 ○ 遺書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  
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  
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  
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云  
伯淳  
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  
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  
所以貴親炙之  
也 ○ 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  
便使人長一格價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  
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  
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看書須要見一帝三主之道如二典即  
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  
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  
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家說了今  
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未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  
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  
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  
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  
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  
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  
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  
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  
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  
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  
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  
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  
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  
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  
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  
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

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

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及復往來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

無不合外書下同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

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做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  
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  
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  
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  
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  
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  
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  
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

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  
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白物然  
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  
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  
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  
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  
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  
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  
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



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

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  
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  
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  
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  
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  
說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

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擊

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

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  
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  
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  
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  
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令人只見成者便  
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  
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

予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  
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二  
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  
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  
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繁皆有意思觀聖  
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  
可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  
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  
湊合此心如是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  
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  
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  
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  
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  
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語錄  
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峻求之今以艱峻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者言詩今須以呵嘔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本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卷之三終

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凡七十條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

○動息節宜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

請問一作

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  
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  
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  
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  
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  
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

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  
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  
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  
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  
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  
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  
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無咎也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同下

遺書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及復人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李顓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賡

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追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



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  
循理而已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  
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  
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  
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  
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  
其原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間坐見長廊柱以  
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  
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  
著心把捉越不定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  
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  
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sub>上</sub>著

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箇形象，皆非自然。若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聞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

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

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

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

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

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  
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  
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  
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只外面有此隙罅便走  
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下

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敬以直內義以友外仁也若以敬直內  
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涵養吾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

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  
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  
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  
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  
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  
頭儘有商量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  
來存著令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  
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  
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  
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  
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  
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  
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

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尹彥明曰敬有其甚形影只收斂身心

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

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舜華華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嚴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入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

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蘇李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

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

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

思與喜怒哀樂一般

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

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

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

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

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

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

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

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

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

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

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

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

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



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  
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  
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  
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  
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  
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  
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  
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

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  
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王季明曰  
兩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  
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  
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  
要求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  
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

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先生謂釋曰吾受氣甚薄二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耻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外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心定者其言重以詒不定者其言輕以

疾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

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又集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又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哀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面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下

同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太抵以良為正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

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已事而所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閔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四終

近思錄卷之五

克己凡四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未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  
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  
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因箴以自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  
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  
云其正卓彼先覺知正有定閑邪存誠非  
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  
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  
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  
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動箴  
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  
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  
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文集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曰  
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  
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  
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  
悔大善而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  
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  
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  
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  
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

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

以從善而已

易傳下同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  
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  
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  
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  
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  
和之德故於真正之道為可吝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淨未而就本實也

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夫九五曰覓陸夫夫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

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深矣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審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



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

也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麗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脩省畏避動心忍

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曰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

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

何畏之有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

可任職分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

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九德最好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此私吝心在

便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

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

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一本注云明道先生年十六七

時好田獵十一年暮歸在田野問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

理宜其與道難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

胸爲悔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人生只是以有實

則喜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

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

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  
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  
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  
之心如止水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  
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  
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  
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  
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  
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  
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  
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  
思者也

○思叔詎聖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  
思叔慙謝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

內自省蓋莫不在已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正蒙下同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橫渠論語說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目者人

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怨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

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  
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  
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  
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  
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掃  
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  
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  
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

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  
義理常勝

近思錄卷之五終

